**316 《资本论》第一卷课补：《资本积累与国家资管》**

2025年8月23日

1.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3日，乙巳年七月初一，今天是处暑，也是第三爻结束，第四爻开始。这两天有点感冒。我们今天就闲聊天儿吧，今天聊天儿的主题是《资本论》第一卷课补《资本积累与国家资管》，我想再聊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十八章，其实这一章是《资本论》最要紧的一章，我们借聊天儿说说市场也是好的。好，我试一下麦。
2.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3日，乙巳年七月初一，今天是处暑，今天也是革卦的第三爻结束，第四爻开始，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今天我们聊天，《资本论》第一卷课补：《资本积累与国家资管》。其实《资本论》第一卷课补补的是第十八章《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其实这一章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写资本积累还无法进行更详细的分类，所以我们做一点课补。
3. 还是从故事讲起吧。约略二十年前有一位香港的富商朋友，他在北美也有很多生意，有一天他叫司机给我拉来了一箱子的资料、一纸盒子资料。因为他知道我在研究明史，所以他搜集了一大堆的明朝的奏章和这个朱批影印件。其实对我而言，这个东西非常珍贵，因为确实震撼到我。其中里边将近一半的内容涉及到经济问题，所以我没事儿了就翻。
4. 大家知道我写过两篇关于明朝的文章，一篇也算我成名之作，叫作《伤于财政，毁于金融》，说的就是明朝的事儿；还有一篇是《明亡的教训》，就是明朝到底是怎么出问题的。但这两篇文章，我仍然认为在明史的研究上面只是个初步，还不够透彻。我国民国以来的史学家里边研究明史像个样子的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但非常遗憾黄仁宇先生粗通经济学，他还没有办法用《资本论》的框架来研究明史，
5. 所以《万历十五年》还是站在宫廷的角度来思考明朝的兴衰问题。它主要还是集中在明朝这个朝廷里边的复杂的这种争斗，涉及到大量的经济问题，但远远没把事情本质挖出来、说清楚。我国民间也有研究明史的，前些年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点事儿》，写得是不错的，虽然有一些演绎性质，但是还是挺有趣的，问题的关键也是出在对财政金融的理解过于肤浅。
6. 约略十年前，我曾经与在港的一位明史专家有一次深聊，这个人已经走了，我们俩讨论了一次关于明史的看法，我是从财政的角度讨论明史，他很震惊，因为他手上也有很多史料。然后他说他想再花点时间，因为我给他讲了明史对当代的中国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当年我们研究明史，主要是看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在大明给截断了，就是本来已经开始了，怎么会突然就截断了？然后进入到清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以至于搞出这个屈辱的中国近代史。
7. 后来他曾经想将一些史料给我，但是他走得太突然，等我再跟他的家人联系的时候，他的家人不太乐意将东西给我看，也就算了，走吧。他手上也有些资料。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在明朝的历史上，中国人喜欢对明朝有一些评价，比如说天子守国门。天子要不要守国门？当然有天子守国门的这种雄心和壮志是好的，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国门在哪里？是在北京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国门是否在北京？
8. 明朝的皇帝里边有一个明白人，就是嘉靖。而且嘉靖的财务水平很高，虽然可能宏观经济水平不够，但财务水平很高，算账的能力是有的，我甚至认为嘉靖是明朝最后一个有机会挽救明朝局面的皇上。我想当时他清理严嵩、严世蕃的时候，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在看那个折子上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很多民间的人是看到了大明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大明的工商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农业，而大明的整个的财政体系完全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与工商业似乎没有必然联系。
9. 当然，它也有一些来自于工商业的税收，甚至明朝的宫营事业——宫廷的，就是相当于国企吧，我老说明朝的宫营事业，相当于国企也是有的，而且有的时候规模还是很大的，宫营事业非常大，特别是在丝绸、陶瓷啊等等领域还是比较大的。然而我为什么要讲《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八章呢？就是明朝政府的政权对资本的理解完全不到位，或者是达不到管仲、桑弘羊的水平，
10. 所以明朝的整体的制度设计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明朝的税收的来源，明朝的税收的来源主体是来源于农业。征的方法，不管是基于田亩的，就是那本鱼鳞册，还是基于人头的，就是那本黄册，本身你征缴的目标就已经不是你的经济主体了，而你征缴的目标恰恰是全部人口集中的地方，而且明朝的人口是爆炸性的增长，这就形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而征缴的主体本应是工商业，但在这一块，明朝从建立之初一直到嘉靖，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体系。
11. ﻿我记得，我与明史专家讨论的时候，他问过我，他说:你的认为是明朝应该如何建立这个体系？我说这里面包括三重含义，既然有宫营事业，那么就应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他说这个在封建的历史当中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宫营事业就是皇帝家的事业。他说这个事情它毕竟不是国家，而是皇家。他说这个事情可以讨论，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起强大的国家资本。因为没有强大的国家资本，就不可能形成国家在特定领域里的持续的投入,比如说在军事领域里边的投入，不能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常备军，这是第一个问题。
12. ﻿第二个问题是涉及到对资本的管理。当工商业极度发展的时候，就会出现强大的产业资本，就会出现强大的商业资本，就会出现强大的金融资本。在大明,宫营事业属于产业资本范畴；商业资本就算在嘉靖年间，皇上，就是嘉靖，通过太监、通过宫里边的这些管理人员也完全无法控制商业资本。但明朝的商业资本已经庞大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你要如果理解盐运、漕运，看看《红楼梦》，看看明朝的一些小说文章、书信等等，
13. ﻿其实明朝的商业资本已经是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一个巅峰状态。我国的商业资本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建国以后，我国统购统销，有国家的商业体系。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互联网出现以后，商业资本开始非常迅速的异化。就是我们开始线上了，这个时候商业资本开始出现了巨头，就是互联网的一些大企业，重点是阿里，当阿里建立了强大的商业资本帝国的时候，非常非常清晰的路线是转进金融资本，就是蚂蚁。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我国确实有厉害的人，当然我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是看到了，
14. ﻿所以在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进的时候，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按下了暂停键。当然我国的金融资本里边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其中投资银行相当部分也释放了相当的主权。就是在投资银行里边，国家资本虽然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可能真正的管理，或者是控制、操纵就未必是能够国家主导，但商业银行这块无疑我国现在仍然是国家资本为主导，并且能够有效管理的。但商业资本这块一言难尽，今天我们不讨论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大明，大明的商业资本完全失去了政府控制。
15. ﻿从我获得的史料来看，大明的金融资本也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大明没有管仲或者桑弘羊这样的人，所以大明在发钞权这个问题上或者铸币权这个问题上没有特别的在意。虽然张居正有想法，但是没办法；到了魏忠贤，虽然是通过一些厂卫制度，东厂西厂、锦衣卫做了某种的填补，但由于结构的问题，这种努力、而且是非常规的努力是无法解决的。结论：大明在中晚期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大明朝主体资本的管理与控制。
16. ﻿如果资本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话，这个时候坐在紫禁城里边的崇祯，其实他也只是名义上的皇上，掌控大明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那个人才决定大明的命运。其他的所谓的宫廷斗争，七七八八的事情是大家看热闹，它是浮在水面上的现象。而在水底它有一整套的体系，这个体系到今天仍然无法撕开看到真面目。因为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商人是地位极低的，虽然他们富可敌国。
17. ﻿大明失去了对资本的管理和控制，其实也就意味着他的灭亡不可避免。我们通常会使用东林党这样一个词汇，我使用的比较多。但我们很难描绘东林作为一个党，它完整的结构和它的主要的代表人物什么的，我们今天都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因为类似于像漕运、盐运其实在品级上是非常低的，就是都到不了副国级，连省部级可能都有问题，就是他品级极低。那么，
18. ﻿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垄断者与官僚又是什么关系呢？我必须说，在明朝中晚期是一体的、官商一体的，只不过一个隐藏的身份未必大家能认识和理解。我一直对魏忠贤的事情耿耿于怀，就是厂卫们杀害忠良，这个胡说八道。我写过文章，抄了安徽省的领导的家，然后就抄出七十万两白银，送了一半儿到辽东前线，就把努尔哈赤打的丢盔卸甲。然而，朝廷在北京，所谓天子戍边，戍的那个“边”近乎胡闹。
19. ﻿丧失了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之后，军事斗争失败仅仅是一个结果，而且军事斗争的失败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那个解释非常苍白。我去江西之后，我曾经说过：瑞金这个地方三百万人口不到，想养一支三十万的中央红军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它注定了结局。当然我们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会用王明路线、王明的错误路线等等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当然有很多人说江西有矿，有些矿产可以……，但不对的。因为经济学是一种非常冷酷的东西，就是账算完了以后，你不行就是不行。
20. ﻿好，故事讲完，我们其实来不及讲太多事情，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为什么要讲《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八章——就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积累的过程，马克思有解释，他剩余价值理论等等等等，我们今天不讨论这里边的细节问题。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将资本积累进行细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吧，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不同类型的东西，在特定历史时期，它存在着不同的资本利得。
21. 同为资本利得，最后构成资本积累，但是不同的资本类型的资本利得在特定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产业资本利得与商业资本利得与金融资本利得是不同的。产业资本利得在产业发展初期是非常了不起的，很高。就像今天的A I人工智能似的，产业资本利得在它发展的初期是非常高的，一旦成熟之后，它的资本利得锐减。而商业资本利得则不同，它随着周期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资本利得。我国在2000年之后，民营商业主要以互联网网商为代表的新经济，商业资本利得高得吓人。这个大家都理解了。
22. 随着我国产业资本积累和商业资本积累迅速地增加，我国的金融资本逐渐成型，金融资本利得都取得了比较夸张的这样一个水平。而且金融资本利得是反周期的，就是越危机，它越厉害。我为什么将马克思第十八章的资本积累用利得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当然利得最后相当一部分会进入到积累，但产业资本积累可能不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利得可能不一定是产业资本积累变成商业资本积累或者是金融资本积累，它有一个滑动的过程，平移滑动的过程。我今天只是提出问题，因为我想我今天不方便给答案，因为给答案又非常敏感。
23. 我国的商业资本利得有一段恶性膨胀的过程，有一段恶性膨胀，就是利润极高，好多人就是变首富了，都成了爸爸。就是后来他开始转向金融资本，就是阿里向蚂蚁的这个过渡过程中，我国的有识之士，也有高人，把这个事情看明白讲清楚拦下来。所以我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守住了一些根本的边际。这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谈，我今天的课补的主题是“资本积累与国家资管”。我刚才讨论了大明的教训，就是大明没有办法建立起国家资管，没有国家资管的大明
24. 坐在紫禁城里的皇上是假的，因为这个国家的运行是另外一套体系，他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虽然他省吃俭用，衣服都打了补丁，但没有意义，他既救不了皇家、皇族，也救不了天下子民。如他懂得国家资管，那么可以减轻农业方面的税务征讨，就不会有李自成、张献忠。如他有一支优秀的常备军，努尔哈赤根本就没有机会。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很有意思，但很值得思考的假设。他说：卢先生，如果王阳明在崇祯时候，
25. 就是王阳明活得够久，活到崇祯的时候，有没有能力挽救大明？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题目。就是，这个假设就是，因为王阳明要挽救的不是崇祯，而是要改造整个的明朝的结构。张居正试过了，张居正失败。阳明能不能做得成呢？我确实是不敢给结论，因为他确实是一代英才，备不住他可以把明朝这个翻个个儿。但我这个抱持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阳明先生活到崇祯的那个时候可能也无法改变。
26. 我刚才提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个资本的利得它之间的关系，就是产业资本利得、商业资本利得和金融资本利得。我先不谈劳动所得和国家需得。今天我们要看美国和欧洲，我们看的很清楚，就是产业资本利得慢慢退出，平顺转移到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里去了，变成了商业资本利得和金融资本利得，就是产业资本利得没有进一步进行产业资本积累。美国的所谓去工业化，欧洲的所谓去工业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27. 有天晚上跟朋友们吃完饭，闲极无聊就聊起来,谈美国的事情。有朋友问我:卢先生，你是不是觉得美国也有个东林党？——DeepState，一个深层政府？这话引起我的思考，别人的话引起我的思考。美国确实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丧失了国家资管的能力，这个丧失国家资管能力的这个点恰好是苏联解体之后，他在丧失国家资管的能力，就是美国现在整个的体系出了严重问题。
28. 美国基本上可以讲是极为稀缺的，就是国家资本是稀缺的。就是国家要办事情只能发债，因为联邦的税收是不允许他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的，这跟我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美国没有强大的国家资本，他也没有这个跨周期的能力和重大课题的能力。他当年搞《曼哈顿计划》算是有一点国家资本的样子，但那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美苏争霸战时间，特定的外部环境逼迫他做的，然后很快这种事情就不行了。然后他的产业资本在迅速的萎缩退出、去工业化，然后他的商业资本非常发达，而商业资本利得也在走。
29. 为什么商业资本利得也在走呢？因为美国已经慢慢的退出全世界最大的商品交易，因为他没有货，所以他商业就，他只有币嘛，所以他就，他的商业资本利得也在慢慢转移金融资本，所以他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和强大的金融资本利得。问题在于美国的金融资本不在总统管辖范畴，甚至美联储都不归他管。美国财政部是一个监管机构，它并不直接掌控国家资本。所以美国的情况让人看上去有一点儿像大明的晚期，他其实是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
30. 资本积累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我说过一个国家的成长和成长的速度跟资本积累率有关。这个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资本积累里边非常重要，分三个部分，一个叫国家资本积累，这只有像我国这样的特殊的以社会主义国家命名的国家，才会有大规模的国家资本积累，这个国家资本积累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等体系，没有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国家长不出骨骼来的。第二个部分是社会资本积累，这也就是考验一个国家的分配能力了，就是老百姓手上的资本积累能力。
31. 第三个部分才是经营性资本积累，就是包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的积累。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和一般性的这种商业活动的资本积累，不是纯商业资本，商业活动就是工商业资本，工商金融业资本积累是不一样的。它呢有一个均衡点，就是国家资本不能太大，国家资本太大了以后，会严重地影响社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但也不能太小，更不能没有。所以，特朗普开始决定建立国资委，建立计委，要搞国家产业发展基金，特朗普要搞国家资本主义。
32. 但国家资本不能太大，苏联的教训非常的惨痛，当年希特勒的教训也是惨痛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训也是惨痛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过了就错了。社会资本是必须维持相当的规模的，如果社会资本发展不起来，那么这个国家的底盘就不够。社会资本发展呢，我们上堂课里讲了，孟子说，圣明君王要懂得制民之产，制民之产就是指社会资本。如果不懂得制民之产的话，社会资本不能发展起来的话，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没有了底盘就不行。社会资本包含了全部的生活资本。
33. 全部的生活资本和一部分的，这个一部分可不是一小部分，可能半壁江山以上的这个由个人来掌控的这种商业资本，就是社会掌握的商业资本。它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完整的体系。我国呢，我国走两个极端，在1978年之前，我们是走的是苏联的道路，我们讲“一大二公”，所以对计划经济比较追求，对国有是非常在意的。
34. 1978年之后呢，我们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对民营经济提到相当的高度。提高民营经济肯定是对的，就是提高民营经济里边包含的就是对私人产权的确认，对市场的尊重等等吧，对国际化的尊重，这是对的。然而，然而，对此的重视，不代表国家不管，任何国家，一旦丧失了国家资管的能力，这个国家基本上不用问了，他一定走向死亡，走向灭亡，走向死亡。其实我们看这个前苏联的教训和俄罗斯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35.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全部的资源。他的资源简直是天赐，太好了，拥有足够的土地自然资源，他稍作努力，他就能过上非常好的生活。但是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国家资管。整个的产业资本利得、商业资本利得和金融资本利得，集中在错误的人手里，并且不能在本土形成积累，走资了，流失了，形成了国家资管的巨大的漏洞和问题。以至于这个国家，1991年到现在，三十年了，都无法恢复到一个正常状况，只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个GDP。
36. 我本来呢，备今天的课的时候，我提出了八个问题，我今天只拿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三个资本利得。其他的问题呢，其实我很想讲的，但我不能讲，我一讲这平台就没了。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我可能批评经济学家批评的多了一些，他们对我的意见好大，而且这个意见呢已经不是一般性的表达一下对我的意见，而且已经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深刻的质疑，甚至这个找到相关的机构和人，这个进行投诉了就是，他们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因为确实是我国上百万的社科工作者，既不研究明史，也不研究国家资管。
37. 相当的部分的机构和人，实际上成了美国的在华的机构、宣传机构，提供错误的逻辑，错误的思考，甚至为错误的政策做逻辑解释等等吧，总之是糟糕透了。一涉及到具体呢，可能都得批评一下我的东家，就是国家资管到底是谁来管呢？当然理论上是应该是财政部来管，要批评我的东家。最近我在东家里边前的领导同志，也在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直接税立法。这看得我莫名其妙，看得我怒火中烧，这样，你这是要怎样呢？要怎样啊？非要、非要把所有的资管全部取消干净吗？
38. 好，既然不能谈里边，也不能谈这八个问题，我就想说几句美国的事情吧，谈美国的东林党应该问题不大。好多朋友问我，特朗普改革为什么是关税？全球征税？我跟他说，特朗普、美国的联邦政府资管的唯一权力，就是向外国征取关税，其他的权力不在他手上，所以，关税是他唯一能动的东西。而动关税呢，确实是双刃剑，它是一个硬币的阳面，它还有阴面呢。
39. ﻿因为我说过，要么贬货币，要么加关税，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贬货币呢不能被接受，那么就征关税，征关税和贬货币是一回事儿，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那么效果呢？也是一回事儿，它最终还是会走向美元贬值这个通道的。因为今天我来不及讲这个货币的信用逻辑了，美元的信用逻辑。我是想说什么呢？美国联邦政府竟然和大明朝中晚期一样，失去了财政管理主权与金融管理主权，美元的铸币权不在联邦政府手上。
40. 看完美国的数字货币和稳定币的思路之后，我其实有一种说不出的、说不出的感觉来。这都把人逼成啥样了，才能想出这种邪招来，才能想出这种邪招。如这个国家是正常的话，他不会这么干的，他这是简直是无路可退，无路可走。关税战呢，他打关税战，他又不能跟中国打关税战，因为美元说到底是货币，哪有币打货的，币打货，币也得死啊。所以关税战在中国这儿是必须停下来的，因为你币打货，币就完了，明眼人都知道啊。
41. 港币是美元的直接稳定币，人民币是美元的间接稳定币，如你再向中国货下黑手、下狠手，那么你这两个稳定币可能就都不稳定了，或者是他们干脆不跟你挂了。那么美元的真正的支点只有一个，就是……以前还有两条腿，一个叫中东，一个叫中国，现在中东这条腿基本上不行了，只剩下中国。“两中”是美元的两个左脚和右脚，现在剩下单脚了，就我们还苦苦地帮它撑着美元，如果实在是要自己再断左足，那么美元就轰然倒下了。
42. ﻿美国目前采用的是一种非常规手段。在金融界，对伯南克的评价非常高。伯南克是耶伦的前任，是鲍威尔的前前任，伯南克“成功”地处理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成功两个字打引号，因为我不认为那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因为熨平（电熨斗的熨），熨平危机不等于解决危机，那个危机被熨平但还在，很快它又会鼓起来，以更强烈、更猛烈的方式再一次到来。
43. ﻿由于美国政府没有铸币权，有铸币税没有铸币权，所以最后伯南克和保尔森熨平危机的方法，用的是国债、大规模的国债。但美国国债是有极限的，美国国债作为美元的信用的一个重要的平衡的东西，它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我个人认为，2008年危机到2018年就必须将熨平危机的这个特殊手段予以还原，但很不幸，2016年特朗普上来了，他可不想干这种事儿。
44. ﻿共和党人从来不干这种事的，所以在2016年到2020年的这4年间，他错过了解决2008年危机遗留问题的窗口期，2020年又赶上“口罩”危机——COVID-19，那怎么办呢？继续加大，使得不但没有解决熨平危机留下的遗留问题，而使问题进一步放大，它属于加速放大的这个过程中，到2025年，这个情形其实已经处在失控的边缘了。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二选一。
45. ﻿什么叫二选一呢？我一向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才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2008年那个危机让它彻底爆掉，可能对美国经济是有正面意义的，就是美国可能会经历非常痛苦的过程，但他可以解决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所有危机的成因没有解决，相当于癌症用止痛药，就是暂时缓解了一下，但肿瘤还在不停地长大，它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你就用药量越来越大，就是用麻醉剂的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可能使得问题累积的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我说两种方法，
46. ﻿一种方法就是放任美国来一次危机。当然了，经济危机意味着整个的资产价格崩盘，你泡沫总是要破的嘛；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来一次美元的价格重置。要么你动资产，要么你动货币，两件事儿你动一个或者两个都动，但你两个都想保，想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到我最近提出那四个字——向心坍缩的问题了，我想怎么解决美国的问题，可能贝森特已经有想法，并且这个想法可能会获得米兰等支持。
47. ﻿我甚至一直认为贝森特和鲍威尔一直在演戏，一直在演戏。昨天这个戏算告一段落，因为没有时间和空间再演下去了，这个戏快到尾声了，所以我提出向心坍缩的问题。我用天文学的逻辑来解释经济问题也是很无奈，因为你在一个二维平面里，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它涉及到的不单是三维的一个结构，因为它不是倒塌，坍塌是在一个平面上房屋倒塌，缩是一个球体向心的缩进去了，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同时呢，如果加进时间轴，就是个四维的结构，你非要用两维的结构去理解，你就完全理解不了，三维的结构，如果没有时间轴也是错。
48. ﻿那么能否非常有效地有序地完成一次可控的向心坍缩呢？我个人认为难度非常高，因为这是不假政府之手，这是需要美国的深层政府——DeepState他们来操盘那个东西，贝先道操盘那个东西。因为美国的股市能涨到这个程度，其实不是市场的自动生成或者是市场反应，它是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做安排，包括整个的长时间持续的高息环境，吸纳全球资本堆进这个里边，整个这个过程有一只黑手在操纵，包括我国的A股。
49. 成败与否50%取决于美国的深层政府的市场的管理能力，跟美国的现政府其实没什么关系，这个特朗普他做不了什么。美国的财政部和美国的总统的班子其实是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是非常边缘的作用，就跟这个大明王朝末期，崇祯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50. ﻿其实整个的过程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其实我们读《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讨论过资本积累，那么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流向有着非常重大的关联，就是我说的是区域的流向和产业的流向。美国同时面临两个流向的解决问题，区域的流向就是全球资本流向美国，所以他强迫欧洲、日韩、台湾向美国投资，这是区域流向。产业流向是他希望资本进入到美国产业的高端去，核心制造业的重建和恢复，这是特朗普心心念念的事情。
51. 与之相对应，则是我国也需要两个流入，一个是全球资本流入，一个是向核心产业、产业升级方向流入。美国和我国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么他就必须得遏制，在美国调整期间美元资本离开美国、进入中国、进入中国的高端产业。那么如何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就必须采取一种断然的状况。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是向心坍缩而不能辐射性坍塌或者是爆炸？就是爆炸是一种辐射性的，资本离开美国到全世界。必须向心坍缩，向心坍缩而且是一种速度非常极快地坍缩，是在美元……
52. ﻿在美元汇率还没有贬值的时候完成向心坍缩。如果美元开始贬值已经形成，就是他现在为什么一直在控制日本央行，就是死死地摁住日本央行，就是害怕提早解锁美元贬值通道，就是不让提早解锁。这一点，美国人还挺厉害的，美国控制他国（不光是日本）控制他国央行的能力太厉害，就超强。所以这种资本流转的方向的转向，一直没发生。最近好多人在跟我……我很好的朋友都在批评我，就是说我不要说美国有问题或者美元有问题，说很多人很不开心、很生气。我懂，我懂，我懂，我很理解。
53. ﻿我说话不是为了讨好谁，或者是我自己赚钱，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们赚钱。赚钱也重要，但我觉得是第二位的，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这个国家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就是我国应该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我们自己赚点钱、过点好生活。如果第一位的不要了，那个第二位、第三位的，你以为清兵入关会留下东林党吗？最先杀的就是他们，为什么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不就是冲着东林党去的吗？
54. ﻿所以我觉得保住国家的基本盘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资本论》加一堂课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路线不能错，组织上必须稳，战略选择、战术动作要精准。其实我觉得在思想路线上要清理活跃在体制内的西方来的李德，不能让他再这么折腾了，这么折腾不行的。另外必须强化国家资管，强化国家资管机构，必须开始了应用AI人工智能，必须强化。再不当回事儿，要打屁股了，因为你管的事情……好吧。
55. ﻿另外我国真的需要在国家资管、在财政金融领域里边、在商业领域里边，需要一批朱德、彭德怀、林彪、徐帅、刘伯承、粟裕这样非常优秀的战将，不能找那些把事情办砸了，不行的。整个的体系应该是建基在《资本论》上的国家资管的理论体系和组织架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是建基于《资本论》基础上的国家资管理论体系和完整的组织架构，这是无比重要的。如果不能把这个事情办起来、办好了，没有走出根本性的风险。
56. ﻿如中国能够不仅仅做好国家资管，并且开始建立全球资管的体系，我们才有资格落实我们向全世界承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中国当有能力进行全球资管的时候，我们才能谈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些基于领土主权、基于等等等等的所有的关于国际政治的一些的热议，在这个问题之前是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的，非常非常热闹。一些关于投资等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和判断也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不需要把，不就赚钱的赚点钱的事情，不需要放到那样的高度上来。好。
57. ﻿我注意到最近美国的一些学者的思考，其实他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知道大体意识到危机爆发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和过程。并且因为我说了，这场危机的控制50%的权力在美国人手上，剩余的是看其他国家。如果有那么多国家愿意献祭（献祭，不是献计献策的“计”，是祭奠的“祭”，是献祭，以身献祭、以国献祭），那么美国可能能艰难地完成这一次重置。如果不是，那么就是另外一番光景。
58. ﻿百年变局并非虚妄之言，它真是百年未有的变局，它真的是需要革卦。革卦的要点在“命”上面。你懂得，性命、性命，逆天改命是性要做改变。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想生成国家资本、生成国家资管其实是有难度的。而我国确实是幸运，我们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代人，他们一直处在“革”的过程中，不管是革命和改革，这个“革”的过程中，我们整整建国这么长时间都在“革”。
59. ﻿我知道,事儿没完，需要我们这代人再努力。所以,我们也需要静下心来好好读《资本论》，好好读一些基础的理论。请注意，我们必须在《资本论》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在《资本论》的基础上完成国家资管的理论体系和组织架构的建设。是《资本论》的体系上，任何其他的理论都会将我们带进沟里。我感冒得有点严重，也没有力气了，今天就聊这么多。今天聊得稍微重了一点儿。明天下午如有时间，我谈几句投资，关键转折时期，大家还是比较在意。好吧，周末愉快。